

# 淮南子

淮南子舊叙

漢高誘註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  
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  
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  
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  
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  
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

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  
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  
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  
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  
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內袒北闕謝罪奪四縣  
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巖道死於  
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  
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

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  
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  
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  
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  
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  
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  
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  
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  
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靜出入經

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  
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竒之事  
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  
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  
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  
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  
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  
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  
篇者謂之淮南外篇目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

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  
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  
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  
凌遲於是以朝餉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  
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註解悉載  
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揖偕八卷刺之  
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  
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  
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子目錄

原道訓

俶真訓

天文訓

地形訓

時則訓

覽冥訓

精神訓

本經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

道應訓

汜論訓

詮言訓

兵畧訓

說山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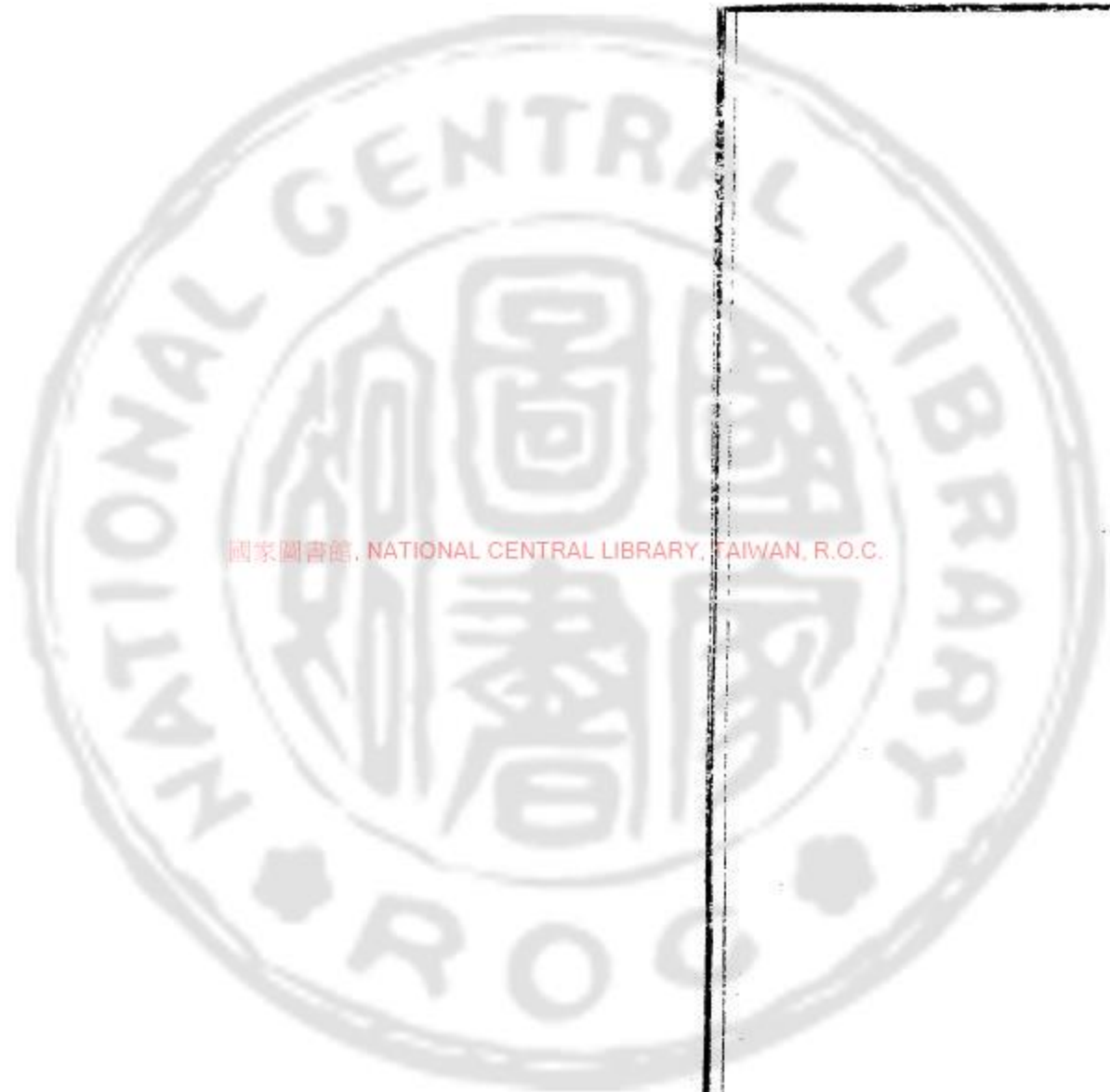
說林訓

人間訓

脩務訓

泰族訓

要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子卷一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愜于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

愜音見  
愜滿也

而章三光。甚淖而滢。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有萬不同。而便于性。神託

報音段明不成也

政音處勇也

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姬覆育。萬物羣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觫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豉行喙息。蠖飛螻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



抄音題  
九

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  
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  
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  
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  
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  
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  
光而無景。扶搖於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躡騰

龍  
卷  
九

崑崙。排闥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  
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  
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  
陽為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  
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洒道。使  
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  
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  
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

佳句  
卷一

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于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變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吁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

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淆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

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  
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  
有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  
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蠲捕鼠。  
蟾蝓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  
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  
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  
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

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  
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  
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  
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  
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  
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  
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  
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  
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

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其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雉專鷲。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

先音水  
遠地

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苑。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絁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



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鳩鵲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

嗟智故

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祠。越王

卷一  
六五

滄南子 卷一  
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墮墮。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

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之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

應當所謂志弱者柔。柔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

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輳。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履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

之由是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錚之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圓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逾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蚊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



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邇固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

九天下貫九野。負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穆志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旣，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

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形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規。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

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太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其寬不躁。其神不媿。湫滲寂寞。爲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影。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

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  
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  
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  
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  
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  
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  
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  
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鵝鵝之樂乎。吾所謂樂  
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

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  
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  
其爲曜不欣欣。其爲悲不惓惓。萬方百變。消搖  
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是故有以  
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  
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  
生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  
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  
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

繼曰。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  
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  
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  
不以内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  
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  
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  
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  
不浹于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  
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  
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  
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  
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  
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  
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  
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  
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

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

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恃勢。操殺生之柄。而行其號令耶。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嘗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濔海裔。馳要褭。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竒麗激拵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洄。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

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採桑爲樞上漏下濕潤浸北房雪霜瀼瀼浸潭菰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徜徉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喞喞豈嘗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是

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宜而行之。則眊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

蠱蟻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昏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係者。其行也。足蹟趨墁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



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而躓蹈于污壑穿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

貪饕多欲之人漠昏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忘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利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偶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子卷二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宬校正

倣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  
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蝮蝮。將欲生興。  
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  
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兢暢于宇宙之間。被



德合和。繽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舍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彷彿。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菴炫煌。蠖飛蠃動。蚊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

深閔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先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

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權乎。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爲鳥而飛於天。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是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

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惰。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於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旣者其神。

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寤。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舍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

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伎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載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

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揮揆挺同揮。言到。言隨。捫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撥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

玉輅。璇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蛟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骸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

聞休于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不能敗。湍瀨旋淵。吕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貴。富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

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楮萬物羣

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玷之宇。寂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闕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

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撩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踴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

鼎也。有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踈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幹。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蓂遼巢彭。漚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也。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槃緇緇則



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符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桐。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

論之。夫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蠱蟲適足以翱翔。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圜。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

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  
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  
聲華嘔符。姬掩萬民百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  
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  
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  
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  
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  
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

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  
而爲犧尊。鏤之以剗。刷雜之以青黃。華藻罇鮮  
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  
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  
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至精亡於中  
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  
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  
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  
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

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  
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  
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  
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  
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圜。  
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  
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  
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  
事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

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  
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  
矣。夫椌木色青翳而羸瘠。蝸睨此皆治目之藥  
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  
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  
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泔。無尺之鯉。塊  
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皆其管宇狹  
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裏之者邪。此  
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

擊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于外也。至德之世。其瞑于溷濶之域。而徒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

昧昧眈眈。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烈。提挈陰陽。搏捩剛柔。枝解葉賁。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

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  
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  
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多財不足以贍其  
費於是萬民乃始慚離踈各欲行其知僞以  
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  
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  
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  
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  
以通性於遠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

也則不然擢德攘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  
招曉振繆物之毫芒搔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  
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  
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  
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  
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  
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  
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

物爲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

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藴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蔽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也清

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管天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

無事無所疑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霽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

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  
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  
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  
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  
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  
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  
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  
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  
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

蝨蚤嗜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擾人心也  
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蝨蚤之慘怛也而欲靜漠  
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  
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  
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  
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  
樹木者灌之以澆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  
拔之則必無餘梓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  
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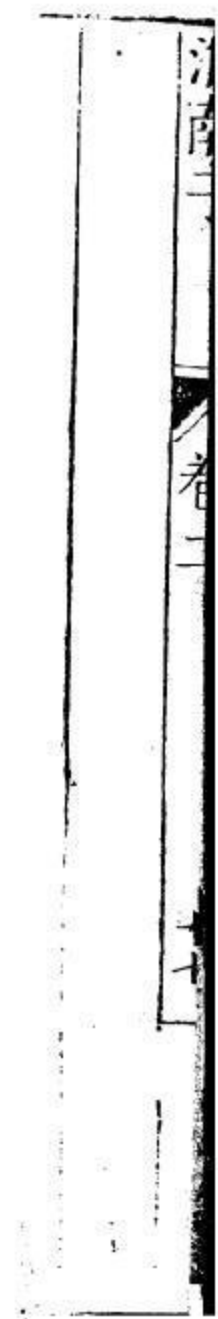


昏聩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  
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  
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  
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  
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冊書  
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  
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  
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  
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

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  
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峽山崩  
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脚當此之間豈獨無  
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  
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  
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  
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  
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  
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

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  
世亂則智者不得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  
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  
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  
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  
四海仁非不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  
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  
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  
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今增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  
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淮南子卷三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宬校正

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漚漚。故曰太昭道始。于虛霽。虛霽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

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  
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  
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  
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  
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  
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  
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

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  
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  
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  
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  
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蛻。騰火上  
昇。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  
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  
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

絕賁星墜而渤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  
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  
地今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  
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  
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  
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  
軒轅咸池四宮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  
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  
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

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  
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雉參東  
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  
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  
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  
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  
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  
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  
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

戊巳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正。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

饑爲兵。出入無常。辨變其色。時見時匿。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

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不周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

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脩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



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太微者主朱鳥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

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會八十歲而復故日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

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糜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蟲蟲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

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別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

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  
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  
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  
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  
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  
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  
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  
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  
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

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  
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  
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  
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  
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  
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  
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  
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  
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

淮南子卷三  
曰秋分雷戒蟄蟲比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  
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  
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  
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  
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  
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  
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曰冬至鵲始加  
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  
歷枯冬生草木必死十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

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  
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厚背者強左者衰  
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  
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  
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  
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

不紀漢年  
而曰淮南  
元年特誤

自倍而爲印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卯而以  
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  
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  
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  
而復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  
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  
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

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  
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  
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  
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母伐木丙子受制則舉  
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  
鰥寡行杼鬻施恩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脩城  
郭審羣禁飾兵甲傲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  
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  
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

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  
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蝦鳥蟲多傷庚子干  
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雹  
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  
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  
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菰  
封燠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  
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  
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

壬子星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  
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至秋三月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  
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  
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  
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  
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侯歲是故天不發其陰  
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  
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

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備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

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

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  
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  
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  
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  
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  
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  
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  
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  
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

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  
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  
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  
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  
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  
羊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  
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



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于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

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  
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  
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  
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  
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  
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  
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  
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  
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

三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  
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葉定葉定而禾熟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  
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  
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  
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  
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  
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  
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

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  
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  
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  
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  
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  
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  
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鵠巢鄉  
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

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  
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酉申爲破主衡  
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  
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  
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  
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  
闕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  
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  
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

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氏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雉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涇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

與之晨出東方管室東璧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雉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

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鈞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

三曆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鈞陳之衡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

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  
畢十六觜雉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  
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  
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  
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  
雉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  
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  
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亡國太陰治春則欲行  
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

則欲脩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三歲  
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  
衰十二歲而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  
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  
卯鄭辰晉己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  
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  
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

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  
各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  
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  
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  
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  
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  
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  
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  
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

楚也

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  
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  
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  
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  
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  
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  
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  
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

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  
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單闕之歲歲和稻菽  
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  
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  
柔兆大荒落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  
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  
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  
雖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  
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涪灘之歲歲和小雨行

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  
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  
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  
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大  
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  
民食三升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菽  
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  
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  
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

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

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

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  
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  
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  
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  
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  
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  
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  
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  
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一萬

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四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象校正

地形訓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  
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  
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  
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  
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

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  
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  
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  
城穀阪井陘今庇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  
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  
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  
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  
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麗  
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

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  
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  
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  
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  
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  
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

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瑯玕  
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  
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  
九升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  
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  
是其䟽圃䟽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  
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  
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  
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

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  
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  
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  
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  
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帝  
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  
曠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  
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  
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

有八殞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  
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  
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  
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  
冥曰寒澤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殞之  
外迺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  
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  
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  
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

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  
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  
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  
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  
閼風西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之山曰閼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  
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  
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  
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

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  
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  
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  
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  
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  
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  
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注  
谿谷爲化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

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  
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瘡  
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  
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  
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  
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  
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比方有  
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  
寢居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



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  
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  
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  
食木者多力而斲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  
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  
穀者知慧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  
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竒或偶或飛或走莫知  
其情惟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  
二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

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竒  
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  
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  
四四主時時主兔兔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  
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  
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  
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  
屬於陽故鳥魚皆卯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

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能熊螫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

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兇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漬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兇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兇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

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  
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翁  
形短頸大眉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  
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  
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  
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  
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  
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  
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木壯水

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  
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  
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  
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  
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  
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其生酸鍊酸生  
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生甘變宮生徵變  
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  
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反

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竒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維棠武人在西北陬碓魚在

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株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桃苾櫨甘華百果所出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庇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

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  
在崑崙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  
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  
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龍在建木西  
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北  
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  
其腹而應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  
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於東極河出積石  
雎出荆山淮出桐柏山雎出羽山清漳出楊戩

濁漳出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各出  
獵山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漢出嶧冢涇出薄落  
之山渭出焉章同穴伊出上魏雎出熊耳浚出  
華竅滌出覆舟汾出燕京枉出瀆熊溜出目飴  
丹水出高褚股出嶠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  
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  
羊豨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  
塗淵出構山維濕北流出於燕諸嵇攝提條風  
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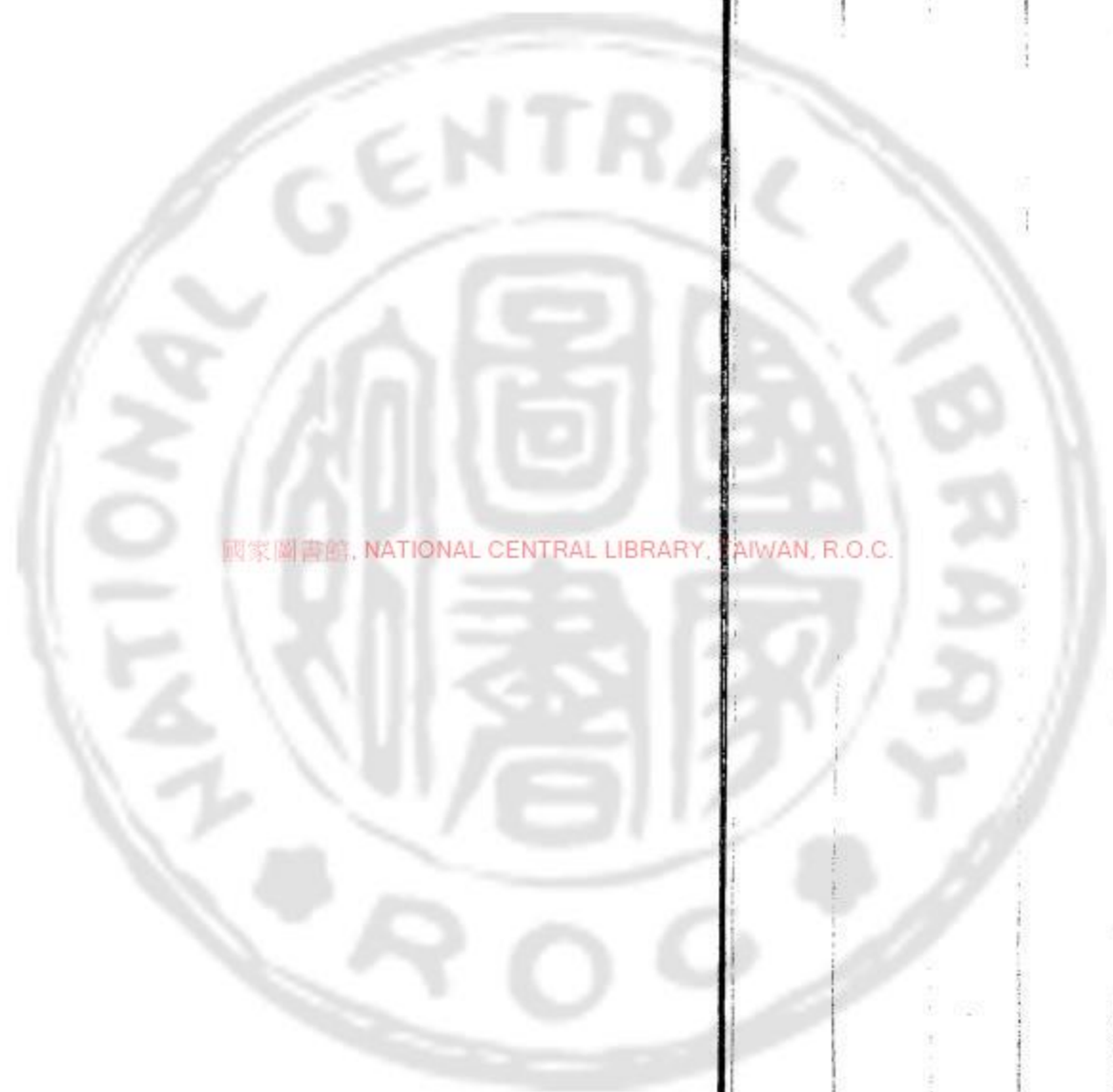
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臯稽閻闔風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窮竒廣莫風之所生也窳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

生玄鼇玄鼇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窳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形而蕃日馮生陽闕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芟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藁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芟者生於

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  
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瀕黃瀕五百歲  
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  
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  
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偏土之氣御乎  
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瀕  
青瀕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  
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  
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

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  
七百歲生赤瀕赤瀕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  
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  
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  
生白礪白礪九百歲生白瀕白瀕九百歲生白  
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  
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  
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

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頊玄頊  
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  
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  
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玄海





淮南子卷五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宋校正

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  
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  
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  
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  
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脩除祠位幣禱鬼神  
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天毋麇毋卵毋  
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  
時草木早落國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  
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  
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仲春  
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

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鷓  
鷓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  
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  
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  
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  
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  
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  
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槩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

白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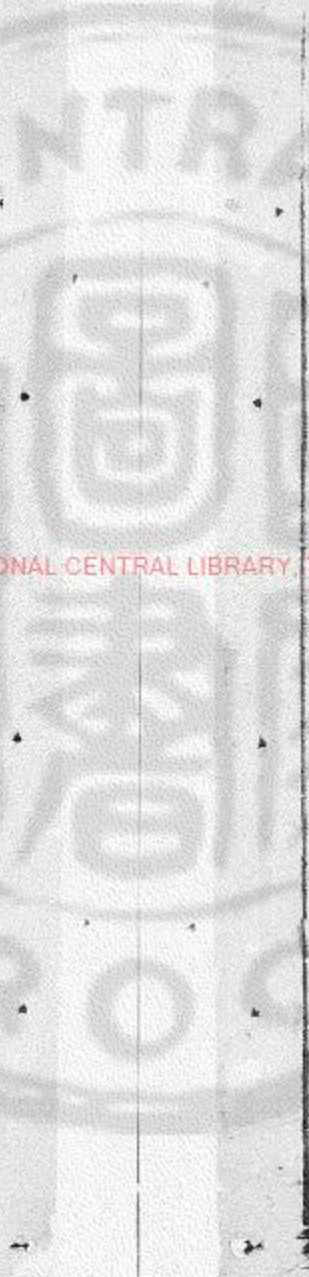
脩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  
田獵畢弋罝罾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  
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載鴛降于桑具樸  
曲宮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  
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  
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忻乃合牦  
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讎九門礫攘以畢春氣  
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  
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

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  
降兵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搖  
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其日丙丁盛德  
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蝻鳴丘蟪出王瓜生  
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  
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  
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  
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  
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弟行爵出祿佐天  
長養繼脩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  
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決小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  
不滋四隣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  
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四月官田其樹桃仲夏一乃招搖指午昏

亢中旦危中其位南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  
肺小暑至螳螂生鴈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  
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  
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  
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命樂師脩鞀鞀琴瑟  
管簫調竽篪飾鍾聲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爲民  
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雉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

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存  
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日長  
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  
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  
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  
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  
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不  
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  
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官相樹榆季夏之月招



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巳盛  
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鍾其數五其味  
甘其臭香其祀中雷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  
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蜉天子衣苑黃乘黃駟  
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  
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劔其畜牛朝于中  
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令滂人入材  
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共  
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

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稔鬻厚席  
薦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  
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宜以明是月  
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  
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  
殺草糞田疇以肥土壇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  
落多風效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  
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  
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搖

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  
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  
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  
御文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  
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  
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

將率選卒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  
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  
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歛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毋  
以封侯立太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  
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  
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  
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

月官庫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  
旦觜雋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  
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饗  
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  
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  
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  
長老授几杖行桴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



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大小視少  
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儼以御秋氣以犬嘗麻先  
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脩困  
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  
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始收聲蟄蟲培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  
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  
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  
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

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  
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  
木早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昏虛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  
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  
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  
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  
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

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  
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  
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  
室上下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  
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  
貢賦之數以遠近地里所宜爲度乃教於田獵  
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駟咸駕戴荏授車以級  
皆正受于屏外司徒摺朴比嚮以贊之天子乃

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  
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螿蟲咸俛乃趨獄刑  
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  
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  
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軌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  
地分裂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  
與九月官候其樹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  
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

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  
其祀井祭先賢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  
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  
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  
衣黑采擊石磬其兵鏃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  
以出冬令命有司脩羣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按  
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  
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

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  
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楗閉慎管籥  
固封璽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  
衣衾之厚薄營丘壠之小大高庠使貴賤卑尊  
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呈堅  
致爲上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  
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畢  
饗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律射御  
角力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

侵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  
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  
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  
司馬其樹壇仲冬之月招榘指子昏璧中旦軫  
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冰益壯  
地始圻鴉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  
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  
北宮御女黑色衣黑米擊石磬其兵鍛其畜彘

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  
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  
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  
暢月命奄尹申官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  
婦事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熅必潔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  
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  
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  
澤有能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

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  
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  
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螾結麋角解水  
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  
者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  
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  
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氏中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  
加巢雉雒雞呼卯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  
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  
女黑色衣黑采擊石磬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  
堂右个命有司大儺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  
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  
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  
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令靜  
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  
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  
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  
之國供寢廟之芻黍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  
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  
祆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  
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 五位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  
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  
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  
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  
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  
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顛頊之國有  
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  
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

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  
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  
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  
五穀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  
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  
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舉覆露無不囊懷  
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桴鬻養老衰弔死問疾  
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  
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

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  
誅必罪備盜賊禁姦邪節羣牧謹貯聚脩城郭  
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維絡谷守門閭  
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  
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  
漂澗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  
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梭客止交游禁夜樂  
蚤閉宴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

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  
發藏毋釋罪

六合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  
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  
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  
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  
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

不藏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  
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  
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  
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  
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  
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  
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  
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製度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  
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  
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  
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  
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  
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成則得所惡  
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  
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

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  
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  
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  
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  
而不垓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  
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  
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  
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  
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

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  
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  
廢殺伐旣得仇讐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  
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  
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  
慈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  
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  
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  
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

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卷六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宋校正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

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

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

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

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澗。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鯨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也。乃失之。其失之也。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立弦皆應。此未

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憺若純醉而其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鱣著泥。百仞之中。能罷匍匐。丘山暫巖。虎豹襲

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鱣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小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伎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遭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鷓鴣。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

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雞於姑餘，騁若飛，騫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

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

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頹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

涸。冀州平。狡蟲死。頹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眈眈。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躡躡。其視瞋瞋。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來。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各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騶青虬。援絕瑞



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縱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奉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

競。和。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墜。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葦。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鋸。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蕘。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

淮南子 卷六 八  
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爲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名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圉。輶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

肉。殖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天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辨之說。除刻削之法。去

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脩太常。隳枝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覓鬼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持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濕而無源者。譬若弄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



淮南子  
卷六  
燧寄汲不若鑿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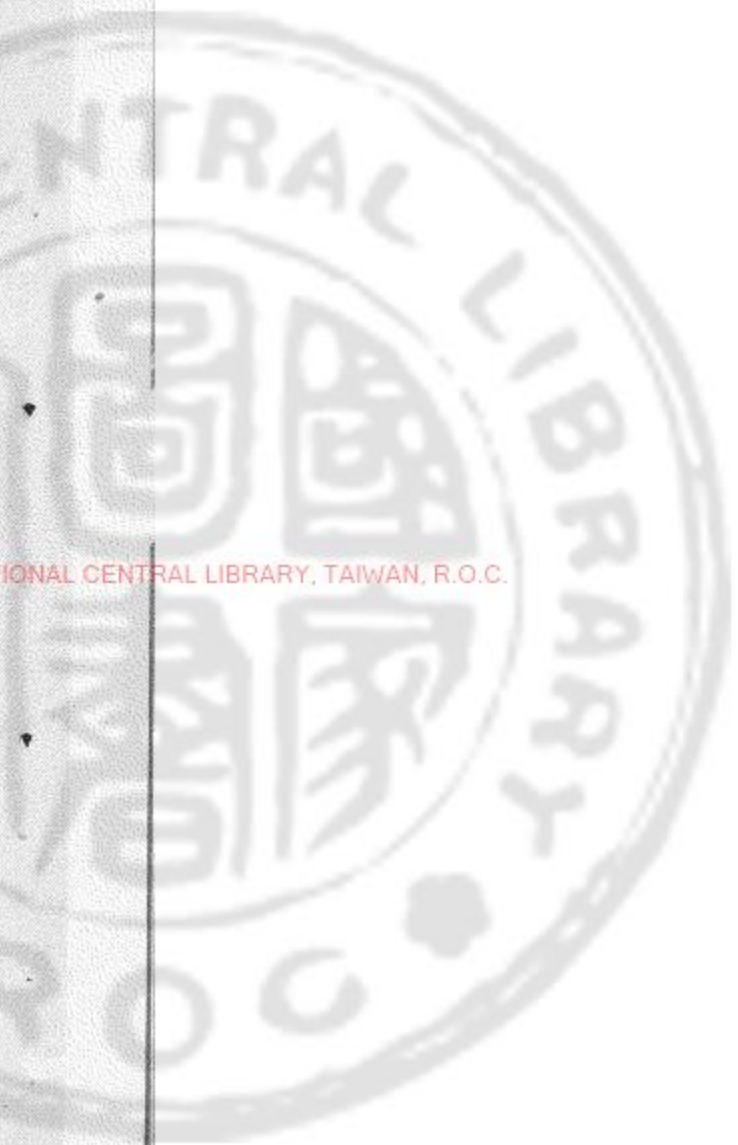
淮南子卷七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霖校正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芘漠  
閔。瀕濠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  
孔子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  
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  
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  
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



淮南子卷第七  
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

月而胎，四月而肥，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遠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

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

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值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趨舍

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



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

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毀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澇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

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

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鬼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而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

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  
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糶。見事之亂而能  
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  
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  
逡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  
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  
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  
効。以道爲緝。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  
容與。而物無能營。廓然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

澤焚而不能熱也。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  
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  
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  
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  
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鬼不  
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冥于太宵之宅。而  
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

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成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

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紕。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

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珍怪竒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蜃蜺，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千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

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掛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紜。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鴳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監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

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開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益。瓠之足羞也。藏詩書脩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

拊盆和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子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篋。有其一實。

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鑿。重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侏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澁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踣而諦。通夕

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齏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



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

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

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大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鱉蛇。

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

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  
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  
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  
已矣。



淮南子卷八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  
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  
其行從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  
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  
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

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  
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  
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  
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普龜兆甘露  
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蝕蚌蜃消銅鐵而萬  
物不滋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  
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梓而田竭澤而漁人  
飢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

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  
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  
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拆電霞降  
虐氛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菑穢聚埒畝  
芟野莠長苗秀草木之勾萌銜華戴實而死者  
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僚檐棖題  
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  
陸離脩椽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  
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

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蛩滿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誦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

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海衆宜以相嘔附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

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道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

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瞻矣貪鄙忿爭弗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舞象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

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

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



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克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辨弗能解也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

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踰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踰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  
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  
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  
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  
萬民之力剝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  
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  
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

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  
之民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  
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  
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  
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  
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  
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乘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靈照導普汎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

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于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

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  
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  
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  
者不體陰陽則侵王者不法四時則削霸者不  
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  
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陜隘而不容貴賤不  
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  
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  
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

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  
以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  
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  
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  
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聰留於口則其言  
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  
莫死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爲真人凡亂之所  
由生者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與宮  
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櫛林樽櫨以相支持木

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瀾  
減菱杼紆枹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摧錯北  
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眇崖之遠來谿谷之  
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礪抑洑怒瀨  
以揚激波曲拂逶迤以像馮浯浥益樹蓮菱以食  
魚鱉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  
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  
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  
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脩爲墻垣甬道相連

高增下積土爲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  
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  
華蟲䟽鏤以相繆紆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  
錯眩照耀輝煌偃蹇紆曲成文章雕琢之飾  
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篋  
遽蔭纏錦經穴以數而䟽此遁於金也煎熬焚  
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  
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  
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

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  
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  
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  
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  
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舄屨之理堂大足以  
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  
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  
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  
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

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  
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斯節節禽獸跳矣人之  
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  
動動則手足不靜矣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  
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  
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喜也哀絰  
笄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  
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  
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



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

德下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悞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

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  
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  
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俟  
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  
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  
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  
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  
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  
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

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子卷九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不行不言之教清靜  
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  
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  
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  
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

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  
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塞耳  
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  
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  
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  
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  
之天氣爲覓地氣爲覓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  
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  
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

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  
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  
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  
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  
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  
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  
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

必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  
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  
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  
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  
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  
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來鳥捫  
梳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  
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圍檻供其嗜欲  
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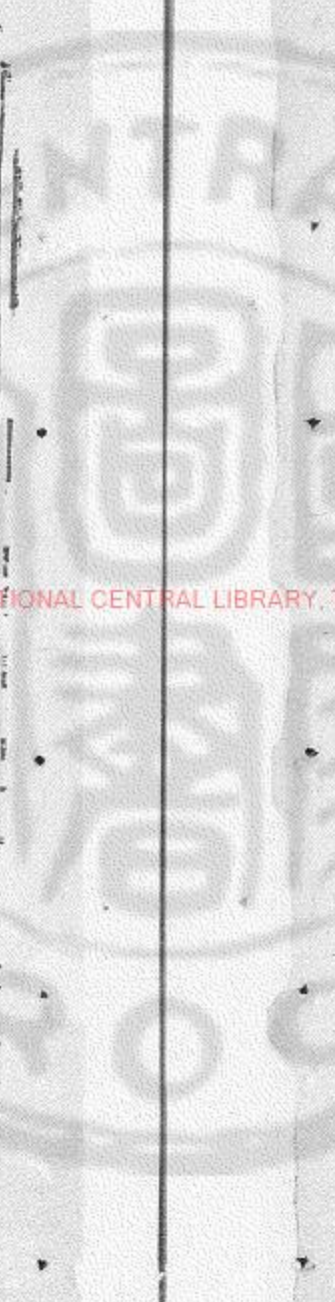
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  
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文爭不直  
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榘而弭塵抱薪以  
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  
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  
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  
所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  
禁奸暴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  
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  
乘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  
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  
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  
難無所關其辭鞅鞞鐵鎧瞋目扼挈其於以御  
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  
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  
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  
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

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  
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  
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  
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  
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  
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  
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  
積至昭竒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  
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

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晉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

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



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  
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枉橈  
不失針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  
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  
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者  
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  
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  
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  
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

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當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而  
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窮  
困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  
道之宗處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  
上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  
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駝馬而服駒駘孔墨  
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  
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

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  
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脩伸鈎索鐵  
歛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  
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  
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  
則人材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明堂之  
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  
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  
無不成也培井無黿鼉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

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  
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  
無廢功夫華駟騾駟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  
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  
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  
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後得木而捷魚得水而  
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斷工無二  
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  
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

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  
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厭君人之  
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  
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  
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  
治道通矣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  
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  
爲暴者忘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  
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

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  
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  
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  
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  
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  
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  
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  
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  
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



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  
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  
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  
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  
輳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  
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  
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  
以避燥濕闔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  
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

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  
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  
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  
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  
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  
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  
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也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

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  
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弱意清  
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  
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  
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  
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  
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  
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  
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  
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  
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不  
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  
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  
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  
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  
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

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者則舉之不重也能稱其事而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

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

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

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

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功迹也主精明於上官  
勸力於下姦邪滅跡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  
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  
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  
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徃主上出令則非之以  
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爲巧詐爲  
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  
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  
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廠而有賢聖之聲者非

所以都於國也騏驎駉天下之馬驅之不前  
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  
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  
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  
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  
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  
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  
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  
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并吞其地豫讓

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

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流於民而欲用如鞭撻馬也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鷲鳥猛獸珍怪竒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

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  
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  
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  
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人  
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  
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  
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  
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敷字誤巡狩行教勤  
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

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憊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  
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  
目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  
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  
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  
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賴於天下是故使天下  
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

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櫺櫳短者以爲侏儒枅榱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於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

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擘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悅



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剗毛以刃抵水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

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

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  
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  
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  
而欲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  
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  
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  
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  
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形犯法者雖  
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

刑也

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  
恣也其立君也所以<sup>高</sup>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  
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恣則道  
勝道勝則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  
凝滯而不動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稌  
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  
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  
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  
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

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  
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  
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  
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  
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  
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  
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  
之際而緩急之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

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于馬志  
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  
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  
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  
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與馬  
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  
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  
示之則蹠躄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  
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

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  
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  
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  
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  
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  
騶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  
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  
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  
此則人才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

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  
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能長而干次守官者  
壅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  
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  
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  
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  
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猱失木而擒於  
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  
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

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

則百官煩亂知弗能解也毀譽萌

不能

照也不正本而反自脩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兢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

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  
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消之  
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  
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  
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  
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  
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威想去意清虛以  
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  
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如此

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  
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  
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  
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  
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  
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利者所持甚小所  
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  
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  
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

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  
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  
爲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  
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  
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  
鷓鷯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  
帶貝帶鷓鷯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  
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  
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

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劔鋒以離其官子司馬蒯  
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  
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之童牽而周  
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  
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  
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  
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  
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

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脛而  
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  
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  
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  
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  
不審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  
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  
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  
握穴狹廬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

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  
主弗甘也匡牀蒞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  
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  
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  
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  
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  
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履  
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以充於內而成



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于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屑涕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跣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涘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

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涘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愒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

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  
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  
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  
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  
枯槁夏取果蓏秋畜䟽食冬伐新蒸以爲民資  
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  
羣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  
獸置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  
水鷹隼未摯網羅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

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  
不得殺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蔬不期  
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  
流泉飛鳥之歸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  
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墓鳴燕降而達路  
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  
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  
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  
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

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  
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  
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  
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  
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  
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  
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  
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  
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智欲圓者

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  
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  
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  
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  
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  
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  
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  
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多能者  
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

二七  
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  
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  
鞀過若毫釐而旣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  
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鼙鼓而  
食秦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  
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  
謂與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  
真者使非其人晏然若固有之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  
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  
尚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  
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

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  
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  
克力招城闢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  
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  
爲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  
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  
攝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

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  
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  
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  
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  
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  
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  
可不察也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  
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

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遇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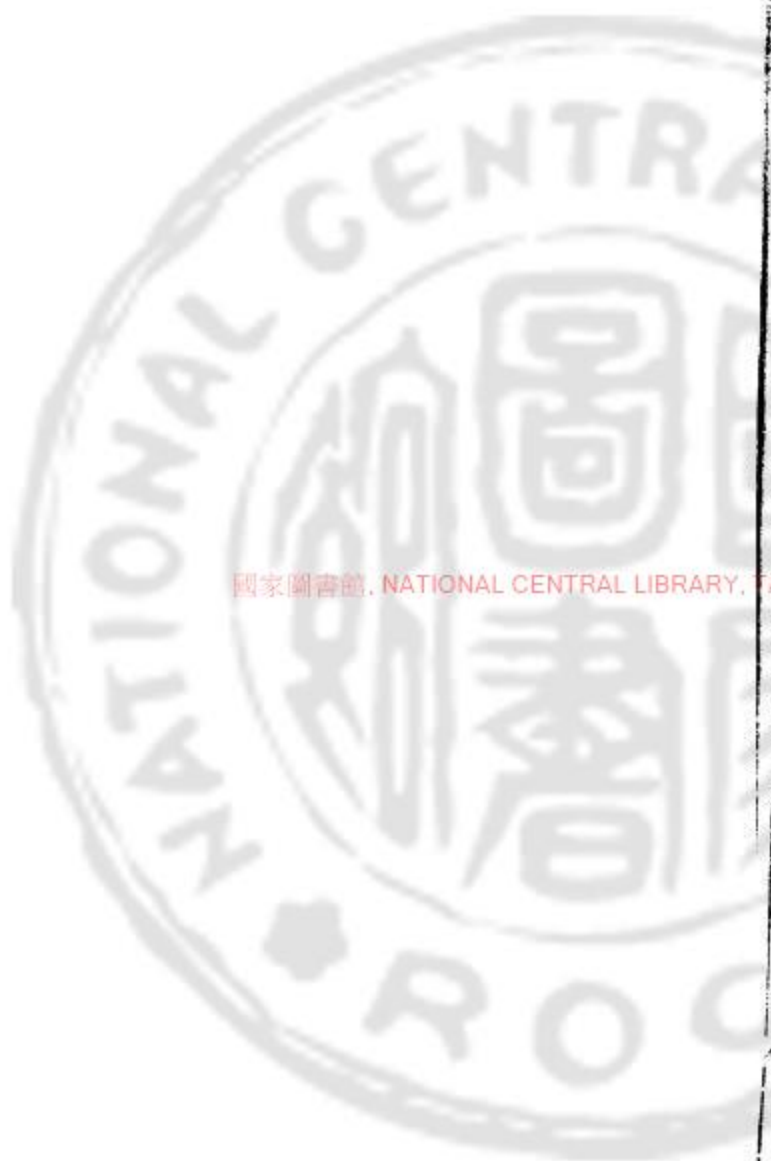
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且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且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黹

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  
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  
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  
忠於君無賢愚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  
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  
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  
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  
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技藝曲備而

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  
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  
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  
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  
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  
可與利器魚得水而遊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  
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  
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  
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  
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  
爲也釋已之所得爲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  
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  
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  
得譽信於友有道具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  
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  
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  
故弗得也

淮南子第九卷





淮南子卷十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宋校正

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  
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  
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  
其寢無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  
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  
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

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  
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遇障之於邪  
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  
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  
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  
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  
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  
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  
所以生小人非嗜慾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

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  
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  
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  
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  
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  
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  
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  
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

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  
忘罰故能諫見貴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  
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  
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  
禹無廢功無敝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  
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  
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適求同乎已者  
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  
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

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  
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  
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  
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  
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  
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  
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  
天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  
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剝



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  
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  
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  
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  
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  
接而不可以昭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  
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  
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

詔音導成  
也告也

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  
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  
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  
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  
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  
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  
賴其功者若夫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  
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  
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

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  
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  
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  
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匠人斷戶無一尺  
之榱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  
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  
消澤而不可以昭誌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  
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  
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  
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丘曰亢龍有悔三  
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者情也  
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  
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  
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  
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

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  
故人之甘其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  
怛非正爲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  
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  
之不能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廢起之不  
能使爲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  
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  
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  
易曰合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

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  
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  
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  
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  
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  
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殮表其閭趙  
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  
感恩接而惜怛生故其人深俱之叫呼也在

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  
惜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爲小  
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  
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蹢蹢焉往生也故至  
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  
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  
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  
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  
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

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  
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  
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  
能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其樂之者  
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  
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  
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  
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

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  
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  
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  
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  
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  
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  
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  
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  
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

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過奪也人  
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  
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  
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  
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  
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目滔滔以自  
新忘老之及已矣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  
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  
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



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若發若而後快  
故唐虞之舉措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  
系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  
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  
與調無所不比絲篥金石大小脩短有叙異聲  
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  
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事喜聞乞  
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陽之戰也夫  
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也而爲異

至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  
一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  
專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  
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  
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  
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  
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  
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悒於  
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

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鴉之好聲熊之好經  
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  
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佻  
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  
八非爲武王造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  
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  
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  
遺耒耜餘糧宿諾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  
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  
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  
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  
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  
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  
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  
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  
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

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

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於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脫其所苦則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

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

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于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

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

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

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  
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  
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  
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  
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  
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  
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  
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  
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

弗味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  
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遵  
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  
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  
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  
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絡上車授綬之謂  
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  
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  
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黨以羣

十四  
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  
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  
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獲狄之捷來措故  
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  
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  
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  
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  
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

於一辭可與三說未可以廣應也竊戚繫牛角  
而歌桓公逐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  
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  
感人心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  
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  
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  
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  
幾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  
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  
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  
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sub>音定</sub>組則  
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  
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  
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  
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  
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  
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

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  
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  
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  
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  
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  
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  
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  
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  
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



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成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者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麓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

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穉聖人爲善若恐不及辟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

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  
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  
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  
繩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  
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  
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  
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  
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  
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

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  
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  
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  
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  
蓋而併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淮南子卷十一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宋校正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  
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  
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  
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  
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

者恭敬而忮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

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絳羅統必有管屨趾躋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夫蝦蟇爲鶉水蠶爲戀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

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  
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  
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  
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  
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  
生乎熟升子路搔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  
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  
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

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句

以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

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抗行  
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濶屋連闥通房  
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  
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  
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  
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

水狄之所樂也人上

二百六十九殊

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

黑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太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

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  
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  
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  
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於地負者走澤方者  
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  
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  
而穴狃得埤防弗去而絃物莫避其所利而  
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  
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

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  
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  
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  
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  
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  
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  
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  
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  
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

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  
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  
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  
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  
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  
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  
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  
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

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弗失萬物之情  
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  
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  
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  
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  
委財而欲遍瞻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  
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  
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  
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



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  
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  
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  
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  
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  
削髮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  
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

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  
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儉狃之俗相反皆慈其  
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  
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削髮文身無皮弁搢笏  
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  
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  
匈奴之國縱體施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  
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

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犴羊之裘韋以帶劔威  
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  
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結軌乎遠方之  
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  
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禮  
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  
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爲輔情也三月之服是  
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大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

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  
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  
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英其服尚青殷人  
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  
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  
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  
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  
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  
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

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  
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  
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  
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  
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  
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則  
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  
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

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  
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  
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  
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  
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  
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  
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  
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  
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款可隨也其所以

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  
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治之巧可貴也今夫  
王喬赤屨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豈形去習包



淮南子卷十二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  
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  
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  
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播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壘垂以爲

至和。值偶于人形。觀九鑛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歎喟流涕。猿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得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八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爲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叫絲而商弦絕。或

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  
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  
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  
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  
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  
木者前呼耶許之亦應之比舉重勦力之歌也

豈樂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  
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  
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  
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  
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  
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

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  
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  
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  
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  
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  
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  
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  
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  
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

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  
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閔子曰無  
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  
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爲社稷  
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  
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  
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鑿缺  
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  
將爲女居憊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  
卒齧缺繼以讐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  
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  
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  
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  
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  
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更今

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  
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  
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  
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而不肯以力  
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  
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  
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

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

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  
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  
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蒐後趨  
則頓走則顛常爲蚤蚤驅驢取其草以與之麀  
有患害蚤蚤驅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  
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  
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

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  
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  
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  
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  
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  
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  
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  
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

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

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

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  
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  
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德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  
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  
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受皆勉處矣爲吾臣與  
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

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  
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  
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  
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

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  
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  
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  
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  
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

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  
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  
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  
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  
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  
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  
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  
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

躬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

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

擒之於于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



卷十二  
十一  
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

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

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

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

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

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  
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  
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  
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  
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

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  
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  
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  
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  
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  
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

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

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

有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  
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  
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  
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  
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  
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  
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  
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  
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

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  
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  
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  
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  
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  
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

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

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鋒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  
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  
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  
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  
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  
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  
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  
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

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  
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  
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闕至  
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鳶  
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  
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  
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



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  
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奮然而笑  
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  
不名之地猶窳奧也若我南遊乎岡竄之野北  
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宵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  
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  
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

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  
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  
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杯洽悻然若有喪也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蟻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  
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  
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  
馬期纒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  
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

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罷

朝而立到杖策鋟上貫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  
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  
古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  
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此之謂也秦始皇得天下恐不能守發  
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  
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

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  
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  
於此天下歌誼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  
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  
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  
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  
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以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飲非謂柅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

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

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子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

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韋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

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  
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  
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  
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  
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  
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  
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  
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

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  
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  
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  
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  
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  
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

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

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

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

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芴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汨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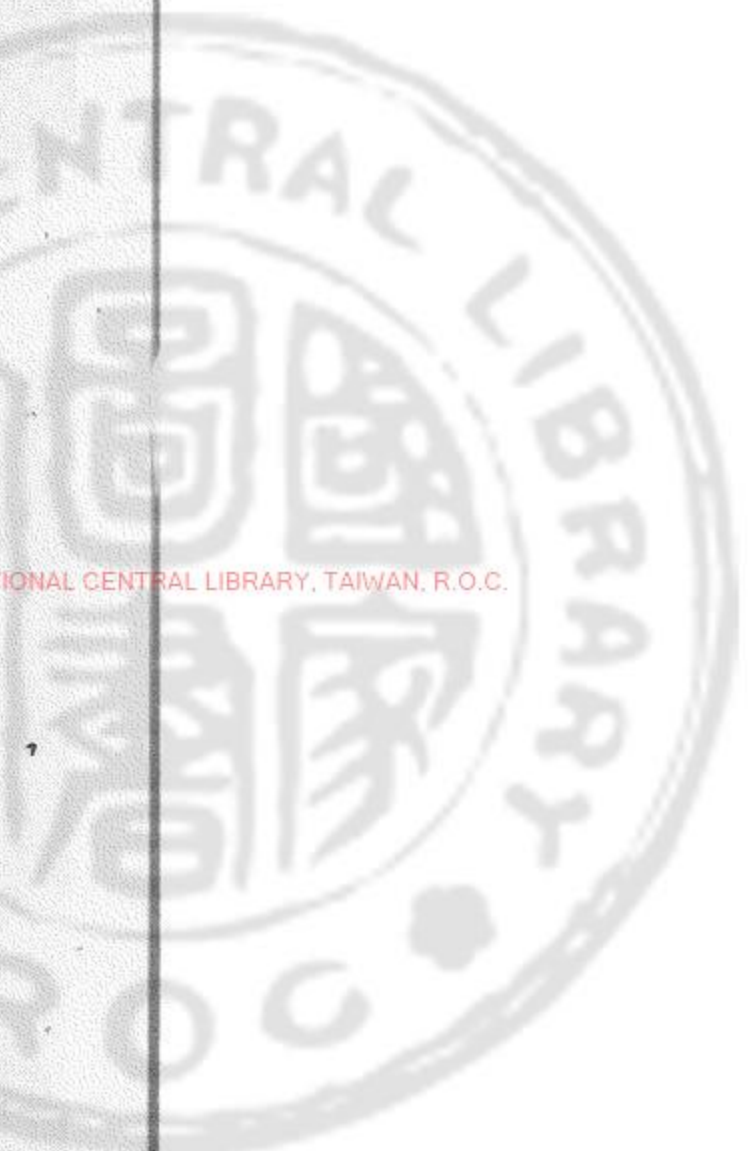
淮南子卷十三

漢劉向校定

汜論訓

明新安黃之象校正

古者有鑿而繕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  
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  
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  
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  
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  
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蚩聖人乃作爲之



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綫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鞞躡而起千里肩負僮之勤也而作爲之

操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辭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王非法也夏后氏殞於阼階之上殷人殞

於兩楹之間，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主於中而以知錡韜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

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生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

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旣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

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

鍛音替策  
岩利缺  
駢音翰馬  
突也

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銜繫策鍛而御駢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幟以

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治者  
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  
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  
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  
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  
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  
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

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會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  
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  
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  
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  
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  
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  
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業據籍守舊  
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  
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

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  
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  
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  
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  
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  
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  
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  
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  
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  
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  
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

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警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門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潘主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



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竒肱脩服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

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撻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銷戍入芻藁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

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  
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  
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  
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  
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  
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  
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  
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  
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

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雄雌有時而用也今世之  
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  
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  
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  
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  
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  
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  
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  
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

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盟焉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

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愚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

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  
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  
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  
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  
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  
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  
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  
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  
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  
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行固塞  
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  
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  
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  
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

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  
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  
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  
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  
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  
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  
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慕之恭王  
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

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  
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  
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  
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  
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  
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  
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

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與立未可以與權也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途疑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

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韜贏蓋經營萬乘之主服喏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

故其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窵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機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

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

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  
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今以  
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  
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  
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  
平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  
平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  
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  
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

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  
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  
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知道逃奔走不死其難  
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  
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繲綫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  
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  
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



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李襄陳仲子立節抗行

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

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人則任以人力  
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  
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  
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  
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  
之鼓刀寧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  
其位之卑賤事之汙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

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  
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  
於縲紲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  
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  
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  
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  
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  
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於石美之於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

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

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

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駿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

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  
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  
足今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  
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  
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  
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  
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  
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

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  
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  
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  
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  
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  
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  
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  
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

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  
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  
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  
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  
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  
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  
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淦階之卒  
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  
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

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  
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  
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  
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  
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  
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也受  
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

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  
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  
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  
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  
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  
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  
累也荆伐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  
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

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  
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  
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  
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  
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  
人弗怪也小生蠅虻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  
生火久山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喙陽水生罔象  
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  
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

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嚮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櫛而臥者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綿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喪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斬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楠者也離者必  
病故托鬼神以申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  
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機祥明  
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  
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  
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  
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  
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  
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

唯大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  
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兔人  
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  
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  
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  
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  
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  
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  
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

車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眇不若鼠研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其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

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  
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螻  
虫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  
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  
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四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霖校正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  
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  
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  
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  
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  
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于無形于有有

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  
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不  
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  
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于虛無動於不得  
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  
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  
則亂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于德而見  
故人視之人之所揣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  
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于

不形藏迹于無爲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  
棗子路菹于衛蘇秦死于口人莫不貴其所有  
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  
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強來射豸  
貌之揜捷音音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

措捕也

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  
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  
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

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性情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性情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

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節欲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

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  
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  
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  
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  
閉而外多知爲敗母視母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  
囊无咎无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  
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  
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

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  
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管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  
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  
累于物故能處之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  
之皮弊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  
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  
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  
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

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舡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于世孰能警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

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人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



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  
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  
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  
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  
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  
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  
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

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于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挫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  
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  
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敵楚勝乎諸夏  
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勤而就利者而可以  
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  
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  
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  
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

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  
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  
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  
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  
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  
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  
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  
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

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  
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  
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  
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  
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  
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  
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  
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

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于爲善而立名于爲賢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

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于累矣公孫龍聚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闢力者始于陽常卒于陰以慧治國者始于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捨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

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于爲善而息名于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

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敦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想必也故立

淮南子 卷之四 九  
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于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

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

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繫于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

飢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癩疔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

疔音用脚  
冷濕病

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

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修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  
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  
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  
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  
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牆自取照焉地有  
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  
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  
而足物不爲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  
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

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于  
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  
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  
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  
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  
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  
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  
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  
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



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  
神勞于謀智遠于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  
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  
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  
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  
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  
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

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懼榮而不顯隱而不窮  
異而不見恠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  
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  
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  
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  
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  
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  
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何則勝在于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

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于欲也是故減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而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牖不收于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

夫百晦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

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壁未受者  
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  
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  
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兩人相鬪  
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  
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  
制先靜之制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  
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  
改終身不悟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

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圓之中  
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  
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甕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  
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  
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  
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  
牀衽簟弗能安也菰飯搗牛弗能甘也琴瑟鳴

竿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窮寧居安遊  
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  
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  
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  
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  
常無事可謂佚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  
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  
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  
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嘆

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  
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于都者  
常大于鄙始于樂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簡者其  
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穀以相饗卑體婉辭以  
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  
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  
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  
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  
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

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于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于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冰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于山而入於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翟篔簹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太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爲衰其暑

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于已質有之也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

故利不動心名利克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于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

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者狗吠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冲



海  
南  
子  
卷  
石  
二  
九

淮南子卷十五

漢劉向校定

兵略訓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  
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  
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  
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  
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  
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脇弱而





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  
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  
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  
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  
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  
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  
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  
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  
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

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  
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  
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  
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  
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溺莫深焉使夏桀殷紂  
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  
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  
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也故至於攘天下  
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

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徧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

責墓毋焚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  
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

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舊德也存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

渴而求飲夫有執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

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惟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

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悽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心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

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處大而不窺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河漚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亦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

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闔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桴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戚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用

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險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聚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竒正之變察行陳解續

之數維炮縮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  
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  
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  
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  
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  
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  
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資之數背向左右之  
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  
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

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  
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輸治賦丈均處  
軍輶并電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  
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  
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  
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  
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  
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

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一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塞郢淮潁汝以爲滄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障之以

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鍛短鏃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鏃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

閭左之戍收大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傲然若焦  
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憖戍卒  
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  
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郊擗荼奮擔鑊以當  
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沸  
蠙動雲徹席捲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  
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  
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  
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  
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  
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  
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  
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  
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  
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



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擒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

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屈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

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于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追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

其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鞀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墮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

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  
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  
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  
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  
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  
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  
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  
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  
鳥之羽若蚺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

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  
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  
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  
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  
固已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  
因勢將克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  
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  
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塞  
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

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  
暵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謀審  
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  
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  
什伍搏前後不相撓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  
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  
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措得失莫  
不振驚故攻不待衝墜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  
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  
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  
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  
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  
變鮮不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  
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  
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  
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

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



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罾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鱉不動不掇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  
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  
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  
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捏萬人之  
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  
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  
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  
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

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  
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  
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  
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  
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  
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  
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  
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  
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

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感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擒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八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引  
且罾設也爲魚鱉者則可以網罟取也  
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

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眈眈遠哉悠  
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  
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  
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  
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  
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  
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  
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  
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

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箇輜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蟾腐荷之楛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于革盾

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虞舉之下大遲也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圓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措疾此世



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于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于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

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

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

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正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饑飽故戰日有期

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候饑寒故其死  
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  
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  
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  
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  
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  
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  
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  
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

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一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  
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  
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  
旣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  
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  
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  
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  
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  
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

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嗑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彗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

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鸚鵡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

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林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

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

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  
諛僥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  
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  
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  
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  
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  
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  
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  
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

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  
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  
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  
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將已受鉞斧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  
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  
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  
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  
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瓜鬻設明衣也

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闢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

於君尹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六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





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于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筭，念慮者不得卧，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

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鸞鷟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聞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備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

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墻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埤堦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于不測。是

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爲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撻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

杖策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

下不可以坐。倚牆之旁。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捷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

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于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克。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日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瀨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磐石之上。磁石能引鐵。及其於桐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于上。則羸蠃應。

于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椀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于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于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于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鷄知將旦。鶴知夜半。

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管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不求醜則有醜矣。不求美矣。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

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以循  
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  
脂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著之。百  
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  
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  
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  
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  
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  
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

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  
槩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  
矣。死生相去不可以爲道里。楚王亡其猿而林  
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  
火而林憂。上求杞。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  
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  
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  
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以存。而不

知身之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衣。

藁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友。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醬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倖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

以東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東薪爲鬼。竭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

知非大智之類也。被羊裘而負。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恠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扞溷。薰燧而負地。治道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祭屋而求狸。握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齏。桀跡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鏃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萬人之



躡愈于一人之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且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舟。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僂足而追狂人。盜財而與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躡踞而誦詩書。割而舍

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璣。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鎚錘之璣。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通於學

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犴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

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蹶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得也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有先中中者也高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盡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

之曰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人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途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

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前  
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  
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  
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樵。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  
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虫  
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  
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  
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門。墨子  
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

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馭屯犁牛。既耕以修。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

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縑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鷄。見郊而求晨夜。見麋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存其招。善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

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  
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  
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  
必忠也。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明月  
之珠。出于蠶蜃。周之簡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龜。  
出于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銖之冠。履百金之車。  
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  
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此皆學其  
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

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  
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  
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  
集。好戈者。先具級與矧。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  
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遣人馬而解其羈。遣人車  
而脫其轡。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  
烹牛而不搯。敗所爲也。築有得事。堯有遺道。嫫  
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  
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

廉者弗釋。弊筭甌甌在芻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汗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別爲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猿腸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緇。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

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遽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鐵石。巫之用糶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鷄頭已瘦。魚散積血。斲木愈齩。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鱉。鵠矢中蟬。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剝毛。至伐大木。非斧

不尅物固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于牛不  
知其大于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  
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  
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  
然而似不然者故尖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顧活  
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  
以濡木敲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  
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羸截玉媒但者非學謾  
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

妙論

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  
其俸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  
不能疾飛不以尾扇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  
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  
乃不鳴者也嘗一齧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  
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  
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  
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  
屣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

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黻黑舅犯  
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  
貴。周鼎不燹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  
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  
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禩而浴則  
可以浴。而禩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  
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  
言狗生娶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  
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

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  
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  
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  
身見殆。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禪  
謚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侏儒問徑。天高于  
修人。修人曰不知。日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  
凡問事必于近者。寇難至。蹙者告盲者。盲者負  
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蹙  
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于買者曰



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  
爲小義者介虫之動以固貞虫之動以毒螫熊  
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  
修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  
今沐者墜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  
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檄不正而可以正  
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  
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勝之同遲爲下所以  
貴鎮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剗靡勿釋牛車  
絕鱗爲孔子之窮于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  
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淮南子卷十七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挽薄暮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爲貴者也曹氏之裂布疋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踈者  
淺矣然待所不踈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  
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踈以手抃不得其數  
愈踈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  
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母  
貽盲者鏡母子覺者履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  
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  
見其眦狗彘不擇醜醜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  
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

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于螂蛆烏力騰日  
而服于雛禮能有修短也莫壽于殤子而彭祖  
爲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  
其任也怒出于不怒爲出于不爲視於無形則  
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  
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呌大匠不斷大  
匠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  
之比宮太族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全以  
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

昔晉書  
七

為之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  
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  
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  
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  
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  
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  
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  
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  
憎醜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文

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  
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蠶而來蛉窮除小害而  
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  
然逾屋之覆壁瑗成器礪諸之功鏤邪斷割砥  
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蚩  
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  
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  
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  
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

故可以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竭而  
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  
冠一端以爲絰冠則戴致之絰則蹶履之知已  
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  
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  
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疎遠乎聖人之于道  
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向之誠也  
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  
非橈不能蔽目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橈輻未

足持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  
非以一塊塞江也甃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  
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  
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  
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謂  
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于  
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  
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  
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

陰陽上駢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蹠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礪也錐之與刀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蠲之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

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訶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藿藜名尊於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

躡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  
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  
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  
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薔苗類絮而不可爲  
絮麋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  
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  
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御也海內其  
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螿  
螿慕于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

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  
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  
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  
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盡者謹毛  
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  
小炮而發瘞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  
全去之而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埴  
方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

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蝮狄之捷來乍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漁者走淵水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

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犬無鄉之社易爲忝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嶠塞而魏築城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



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適關不可復，亡狩不可再，環可以喻圓，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纜，不可以紉。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靈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

不喝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具而蟻蝨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嬰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焦。

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蠙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  
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  
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  
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  
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燠  
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  
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  
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  
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

有以飢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  
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罟者  
仰之罟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  
其大于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  
節知也小國不闔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闔於伏  
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闔者得傷蔭不祥之木  
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簷頭  
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  
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

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  
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  
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  
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爲  
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  
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  
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  
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  
其手涉水者解其馬馱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

不施橋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  
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隄耳之言  
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  
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  
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  
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的的者獲提  
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  
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  
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駟

駁不入牲中夏用筴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  
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  
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  
一也獻公之賢欺于嬖姬叔孫之知欺于豎牛  
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  
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  
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  
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  
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

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  
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蹶薄冰蛟在其下若入  
林而遇乳虎善用入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  
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醜之美始  
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柚布之新不如紵紵  
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馱黼在頰則  
好在頰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馬齒  
非牛蹶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  
生而豎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

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  
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  
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再生者不獲  
華大旱者不胥時落母曰不幸旣終不墜井抽  
簪招燐有何爲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  
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  
水蠱爲螳子子爲蠶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  
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  
白廣燭捕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

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  
不形于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  
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  
拯溺而役之石欲救之反爲惡雖欲謹亡馬不  
發戶轉雖欲豫菽酒不懷虜孟賁探鼠穴鼠無  
時死必噉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茯苓  
掘兔絲死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  
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甌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

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游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于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

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驎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著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憂於牀慈母

吟於巷適子懷於荆赤肉縣則鳥鵲集鷹集鷲  
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  
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  
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  
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  
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  
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訶是而行之故謂  
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  
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

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  
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于枯不  
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  
常之谿澗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  
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  
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  
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殤善舉事者若乘  
舟而悲訶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梁

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愈易忍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

納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



人生事反自賊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驚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不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

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篋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釣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涖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

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  
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仇木大  
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  
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  
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  
庖

淮南子卷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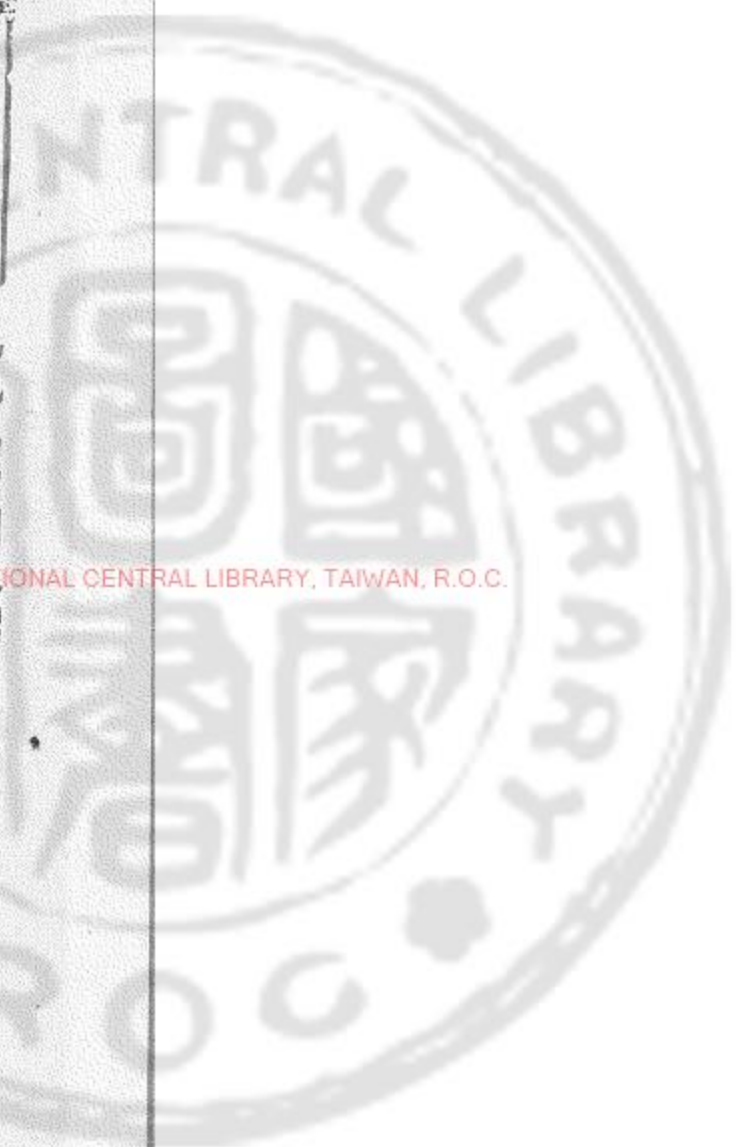
淮南子卷十八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暗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聾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



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  
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  
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  
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  
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  
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  
於山而蹟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  
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  
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  
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  
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聽自然以爲智知存  
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  
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  
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  
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

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

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綏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

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

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

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

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濕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避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

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  
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  
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  
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  
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  
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  
益信孟孫獵而得麀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麀母  
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麀  
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

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  
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  
孫曰夫一麀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  
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  
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  
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  
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  
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天下求地  
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



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  
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  
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  
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  
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  
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  
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  
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  
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

之道宮之竒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  
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  
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  
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  
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  
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  
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

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  
品不慎契敎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  
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敎之辟  
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  
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  
三代之道敎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  
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  
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  
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

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  
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  
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  
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  
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復合其事  
未寃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  
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折骸而炊丁

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  
怒城已破諸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  
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  
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  
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  
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

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  
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  
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  
實者高陽旌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  
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  
成後必敗高陽旌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  
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  
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訶然善也而  
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

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  
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  
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  
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  
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  
不敢以死爲慰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  
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  
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  
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

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  
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  
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  
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  
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  
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  
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  
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

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問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

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

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  
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  
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  
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  
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  
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  
談曰城中方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  
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

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  
之曰臣聞之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  
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  
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  
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  
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  
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  
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  
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  
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  
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  
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  
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  
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義者臣之大  
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  
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  
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

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討會人數言其過  
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  
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我不能將加誅於  
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  
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爲  
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  
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  
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  
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

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  
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  
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  
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  
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  
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

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  
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  
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  
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  
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  
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



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

以俗傷生知者弗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發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

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

淮南子 卷之六  
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不能而受所能則得  
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范  
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  
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  
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  
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攸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  
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  
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

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  
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  
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  
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  
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  
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  
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  
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  
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  
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  
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  
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  
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  
君曰唐子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  
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  
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

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  
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  
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  
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  
於齊者剗其腹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  
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  
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  
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  
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

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反乃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剡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

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巖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

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鷄郈氏介其鷄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

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鷄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鷄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

而莫能知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  
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  
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羈王之佐也  
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  
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  
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之言則  
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  
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  
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

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雖曲爲之

備有足

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絮也且  
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  
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  
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  
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  
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  
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  
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  
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  
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聽凌乎浮雲  
背負青天磨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  
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功亦  
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  
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  
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  
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

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  
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  
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  
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後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  
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  
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經於山中而遇  
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  
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  
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  
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  
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  
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  
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  
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  
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  
論未之究者也人皆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  
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

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  
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  
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  
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部輓車而餉之又  
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  
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  
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  
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  
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君譁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  
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  
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  
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  
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  
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  
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

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  
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鷄嬰兒過  
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  
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  
止之何以知其然也管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  
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  
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  
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  
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知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

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

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

徐遂滅之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萑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滄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襲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

仁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  
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  
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  
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  
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  
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  
鄙不同誹譽在俗趣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  
受祿而誅段于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  
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

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  
之所行則有以任之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  
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  
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  
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而食之  
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則必趨見門閭聚衆則  
必下厥徒馬圉皆與之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  
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  
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

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  
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  
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訕伸羸縮卷  
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  
其能龍變也令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  
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  
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  
荆欬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  
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

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  
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  
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  
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  
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  
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  
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  
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  
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

勇武歸之湯敘視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  
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賜人於越下左擁  
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  
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  
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  
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  
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  
辨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  
皆形於小微而達於大者也聖人之舉事不

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  
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  
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轉千  
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  
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  
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  
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  
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

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之半口不若朝於晉其半口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東身以

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蕃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



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鱖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

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殿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

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

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憖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也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

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瞑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九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王

修務訓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  
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  
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讜堯於崇山竄  
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  
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  
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靈雨梳櫛扶  
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  
載隨山槩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

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  
振困窮吊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  
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  
害而不憚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  
曰汗交流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  
其重於尊亦遠矣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  
懼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昷之河湯之旱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  
爲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  
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  
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  
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  
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  
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闇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  
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  
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  
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  
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  
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  
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樵  
悴堯瘦臞舜黻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職  
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瞻者未之聞也夫地勢  
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

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  
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  
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  
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  
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  
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輔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聖人之

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  
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  
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褻足至於郢見  
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  
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  
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  
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  
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

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  
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  
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  
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  
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  
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

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  
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于影子何以輕之哉  
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度諫曰段干木賢者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  
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  
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  
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  
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  
而趨之或以甕或以盆孟其方圓銳橢不同



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訶也  
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  
也夫訶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  
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  
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世俗廢衰而  
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鵠之  
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  
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  
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

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  
嗜饑碎骨蹶蹏足以破虛陷匈及至圉人擾之  
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  
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  
之所爲也馬孽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  
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  
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  
文王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  
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

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  
陽文也音春睠睠音春哆音春嚙音春籛蔕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  
爲美者嫫母音律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  
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  
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  
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  
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  
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  
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鋟而

行駑馬雖策鋟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鋟而御  
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  
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爲此棄干  
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  
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  
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  
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

氏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越人有重  
遲者而人謂之詵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  
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  
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叁漏是  
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  
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決  
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  
而能書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  
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

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夫  
純釣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  
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  
甲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  
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  
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  
短不若愚之所修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  
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修  
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

之雜質捆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  
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  
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  
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而  
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  
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  
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  
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  
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爲

埵糴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蕘有芄苢槎櫛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  
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  
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  
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  
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稼儀狄  
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一神明之道聖智  
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

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  
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  
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  
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  
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  
琴撫弦參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  
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  
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

檄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  
爲獸首尾成形磴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  
其曲中規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  
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  
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  
有能精揉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  
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  
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  
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

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娛蘇援  
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  
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  
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  
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  
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  
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委  
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  
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躄  
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脣不敢休息南  
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然七  
日不食如饗大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  
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  
名可疆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  
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

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  
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  
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  
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歷沙石躡達膝曾  
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躊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  
曰吳爲封豨修蛇蠶食上國靈始於楚寡君失  
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  
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  
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疆成者也  
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  
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  
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  
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  
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

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  
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  
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  
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竒察  
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  
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  
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  
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

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  
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  
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鐘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  
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  
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  
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  
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



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爲羽  
非絃之罪以其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  
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其之後聞其猴也據  
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  
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  
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  
也因而棄之此未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  
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

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  
絕側羸文齧缺卷錐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  
爭帶之琴或撥刺在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  
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錐水  
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  
腹雖鳴庶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  
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  
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  
庶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

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  
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  
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之而無  
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  
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  
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  
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  
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  
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



淮南子卷二十

漢劉向校定

秦族訓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

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  
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蓬未轉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  
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  
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唵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

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  
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  
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  
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  
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五月繁霜  
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  
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

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  
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  
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  
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  
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  
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  
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

言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  
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須臾也八極不可道里  
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  
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  
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  
以神化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  
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  
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  
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  
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  
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  
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  
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  
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

蟻虱蠨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  
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螭蛇  
雄鳴於上風鷗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夫道  
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  
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  
百牖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  
節裕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  
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

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  
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  
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  
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鬻踰梁山而國  
乎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  
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  
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  
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  
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  
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殺者正心也  
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  
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  
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  
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柎  
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

龍門關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  
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  
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  
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  
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  
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  
性不可鑠也埴埴而爲罍罍木而爲舟鑠鐵而  
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  
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

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  
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麻  
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  
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  
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  
其寧家室樂妻子而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  
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  
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



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  
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  
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  
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  
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爲之法度而教  
導之則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  
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  
如流政令省約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  
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

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  
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志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  
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  
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  
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  
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  
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

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  
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  
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  
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  
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  
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楊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  
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

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  
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  
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  
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  
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衰也以  
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  
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  
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奸刻僞書以解有罪以  
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簡

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獵射以  
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  
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  
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  
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  
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  
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  
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

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  
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  
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  
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  
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  
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  
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  
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

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  
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  
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  
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  
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  
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  
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  
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  
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

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  
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  
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  
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矣而未  
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  
賊可謂惠君矣而未可爲忠臣也樂羊攻中山

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  
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  
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  
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  
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  
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  
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  
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  
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

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  
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  
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  
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取而棄其餘則所得  
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  
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  
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  
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

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  
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  
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  
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  
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  
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  
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萁稗薪而爨數

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  
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  
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  
味者庖也陳簠簋列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齊明  
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  
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  
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  
弦之琴誨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而不

救於前鐘之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  
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  
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  
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  
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  
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  
伐國之志邑犬羣鳴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  
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其卧巷無聚人妖菑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  
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  
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  
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統之法雖衆  
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  
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  
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

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  
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  
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  
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  
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笞不治其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  
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亦流漸弗能汙也  
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

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  
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  
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命摩息脉血知病之  
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  
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  
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  
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  
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  
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



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虞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遠

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間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魯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

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  
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  
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  
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  
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  
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  
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

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  
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  
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  
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  
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  
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  
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  
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  
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

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

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狂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

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之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焯焯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

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行蹻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

定君約從橫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  
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  
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  
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  
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  
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  
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  
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  
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

雖死亡其名不減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  
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  
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  
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  
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聞言以信義  
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  
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  
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  
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

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  
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  
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  
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挫其本而靜其  
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  
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  
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  
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善民讓今  
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言

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  
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  
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  
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  
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  
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  
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  
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  
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

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  
偃五兵縱牛馬措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  
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  
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  
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  
隨之乃相牽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  
之歸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  
吳兵復楚地靈王作草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

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  
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  
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  
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  
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  
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  
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  
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

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  
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  
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  
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  
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  
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  
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爲樂

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  
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  
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  
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  
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  
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  
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  
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  
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

而不攝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殺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

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

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仁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

清南子 卷三 三  
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

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節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

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  
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而三嘆  
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  
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  
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  
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  
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  
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  
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

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  
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而  
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  
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  
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爲平公  
鼓朝謔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  
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  
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  
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二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大小然後成曲車  
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  
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苛削傷德大  
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  
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

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  
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  
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  
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  
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  
齊艾陵勝晉黃地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  
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  
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

捷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  
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  
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蠨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  
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  
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  
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綬纁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  
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  
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  
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  
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  
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子

踦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  
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壹刑矣知人則無亂政  
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浸濫則無  
暴靈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  
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  
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  
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  
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  
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洋南子

卷二十六

二五九



淮南子卷二十一

漢刻 向校定

明新安黃之案校正

要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  
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  
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  
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

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  
倣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  
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  
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言有修務有  
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  
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  
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  
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  
而保真欲一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

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濺瀆  
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  
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  
逐終始之化羸垓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  
同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  
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  
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  
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  
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

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定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高下、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

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攝授、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

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

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

也汜論者所以箴緩絲絲之間截捩峴齟之郄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

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營遠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憚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諭至意

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整  
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  
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懈  
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  
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  
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  
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  
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  
以自幾也泰矣哉黃帝之文高崇上明三光下

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  
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  
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  
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  
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  
時正流方緘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  
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  
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  
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  
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  
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  
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  
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  
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  
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  
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

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  
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  
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  
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  
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  
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論則無  
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  
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  
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

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而能得本知末者其惟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

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



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  
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  
門外天地捍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  
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燧潤萬  
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  
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  
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  
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

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  
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  
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  
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  
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  
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  
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  
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  
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壽

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據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搃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  
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  
而不窳

